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呂覽權勳又韓子十過陽穀作穀陽又淮南子人間

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擒之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能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淮南子汎論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

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嘷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卻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為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說苑權謀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共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也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戶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横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

楚共王有疾名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為上卿而逐申侯出之境新序

卷一與前楚文王事畧同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

一兎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夫分未定則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兎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說苑建本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史楚世家

康王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吴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狥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為申之會宋太子後至執而因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

者禁為有戎之會而有緍叛之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刼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韓子十過）

靈王建章華之臺（靈王六年）與伍舉登焉王曰臺美夫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淚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此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吳越春秋國語更詳

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史楚世家

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孫叔敖非楚靈王時人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毋乃太盛

歟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王孫子新書

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遠啓疆聞之見魯君曰夫此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之上寶也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不與也而獨與君君其備禦三隣慎守寶矣公懼反之魯連子與左昭七年小異

述異記　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莖而甚氛氳花色

紅翠可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後墓上悉生此花

墨子　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地志章華臺在今湖廣華容縣）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寠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

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强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亢倉子政道

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

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不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革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新書卷一與國語別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
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荊山篳路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
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惟命是從
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
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
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

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史楚世家

楚靈王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陸賈新語曰靈王作乾谿之臺五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與左傳稍別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

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於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王聞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

桓子新論　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
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
人來攻其國人告急左傳無此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
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赴救而吳
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

春秋繁露　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
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

則不見靈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懣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

初子叱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叱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

乃因讒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王稍益疎建建六年使建守城父備邊兵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

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子其行矣子能報殺父之仇我其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員伍員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伍員遂出奔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員之亡也曰楚國君臣其苦兵乎楚人遂殺伍員伍尚平王七年 史楚世家合伍子胥傳 伍奢之先曰

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故其後世有名於楚奢子員字子胥員兄曰伍尚 地志伍尚爲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今江浦縣 事見左昭二十年詳畧各異費無忌作費無極

呂覽 愼行 楚平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王爲建取妻於秦而美無極勸王奪之王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楚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 城父楚北境邑 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使太子居於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 連尹伍奢子胥之父 將以方城外

反王曰已爲我子矣又尚奚求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爲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國人說之無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飲令尹酒又謂郄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爲酧及饗曰帷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

曰吾幾禍令尹郤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覘之信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屛王之耳目令令尹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在昭公元年盡滅其族以說於國

說苑辨物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

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淮南子（人間）楚平王使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遣人說王）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

畏我勇勢不敢殺若誤往必死尚曰父子之愛恩從
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子胥嘆曰與父俱誅何明
於世寃仇不除恥辱日大兄從是往我從是決尚泣
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
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仇汝可復
也倘吾得反是天佑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兄
且行矣吾去不顧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
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追之

士不為也子其居尚請入平王復使使召子胥於鄭
子胥介胄彀弓出見使者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請
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
乎使者還報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幷殺子尚子
胥聞之從橫嶺上泰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
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乃南奔吳
吳越春秋　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
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仇聞太子

建在宋奔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嗚呼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仇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仇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見左昭二十年子胥

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能脫至吳江上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

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

吳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吳子胥歎曰嗚呼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末三句見烈女傳

越絕書　子胥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月昭昭乎侵以施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從漁者之蘆漪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

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史楚世家按左傳城郢在吳滅巢之前年史誤

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氏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九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昭王

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父子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衆乃

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史楚世家

吳伐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仇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讐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有討臣何讐之

妾而死又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吳王懸
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
救至昭王乃復列女傳

越絕書紀策子胥窖平王墓久而不去楚乃購之千
金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掩壺漿之子
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

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
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

敗奔楚楚封之堂谿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史楚世家

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徙都鄀史楚世家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史楚世家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史楚世家

初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甌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居二

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水方大至還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吾與棄約而生不如留而死使者還取符水至臺崩夫人流水死王曰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列女傳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昭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往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

越絶書寶劒　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吴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為烈士寡人願齎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吴王請此二人作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吴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劒歐冶子干將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為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見三劒之精神大悦風胡子問曰此三物何物

所象其名為何風胡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
曰工布楚王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
知龍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釽
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釽從文起至脊而
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絕晉鄭王聞而求之不
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
右羣臣賢士莫能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劒
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敺

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鐵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韓詩卷二 又新序卷七 又呂覽高義畧同石奢作石渚 又史記循吏傳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其賢使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太公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孔叢子上）

孔子還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楚迎夫子在昭王二十七年）孔子將往拜

信之也莫無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

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
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
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
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敝邑寡君
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
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
命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
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周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於

師閑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

昭王據云前此二十五年則越姬似非勾踐之女

荊州圖記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王仲宣登樓賦所謂西接昭丘者是也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楚

惠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

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

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者也淮南子道應　呂覽精諭　又列子說符

列子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

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說苑權謀

屈建告石乞曰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黨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畀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淮南子人間　韓非子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

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仁契頸於庭以遂吾行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史楚世家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史楚世家白公自立為王月餘葉公來救殺白公惠王復位王子閭不肯刼之以及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後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

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史伍子胥傳詳左哀十六年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為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狗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

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
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風俗通卷之二與左哀十六年小異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
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
公定楚如反手耳荀子非相
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
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石乞白公臣也
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

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呂覽分職 又淮南子道應

韓非子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莊子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

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韓子喻老又楚史

墨子南遊見楚惠王穆賀謂墨子曰言則善矣王無內曰賤人所為不用子墨子曰譬若藥焉夫子服之以療其病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之墨子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史楚世家

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
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
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
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
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
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形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
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於舉賢說苑指武

吳起相楚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地杜氏通典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史楚世家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吳起枝解於楚韓子和氏

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嫁女鬻珠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韓子外儲左

胡非子　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

人一怒屈萬乘之師有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五
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說稱善乃辭長劒釋危冠
而請為弟子焉

論衡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
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
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史記楚世家

宣王

說苑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令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與陳使敦洽雖纍事最相類

荀子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

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徒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

楚將子發攻秦（類函將帥下子發作子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候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伐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

遺世自放不仕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以上又見莊子秋水篇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令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史楚世家

史記

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

楚威王學書於沈尹華威王懷王之父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昭釐謂威王曰國人

黔中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漢書西南夷傳

華陽國志　楚頃襄王頃襄王當作威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歸因留王滇池號為莊王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又異物志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也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為一株栢樹在水內也